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lwbbalanghe@163.com

难忘那件绿袄

文/李向南

当冷风吹落树上的最后一片黄叶,旋而又凛冽地扑入人们温热的怀中,像一个顽皮的孩童,在天地之间尽情的呼啸,把又一个冬天送到人间。每当穿上各式时尚的棉衣,在感受着温暖的同时,让我又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件绿袄来……

那是我上初一的时候,中学在离家二公里的村里,由于是镇里的一个分校,生源不多,主要是周围附近村里的学生,没有食堂宿舍,只能一天六次骑车往返于家中与学校(包括早自习与晚自习)。这种来来回回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体弱多病的女孩子来说,很是吃不消,特别是进入冬天,早上5:30就摸黑起床骑车去早读,一个来回浑身冰凉,手脚又麻又疼。还记得有一天早晨早读后回到家里的时候,眉毛、睫毛上全是一层霜花,吃饭的时候筷子都拿不住了,眼泪不由的就掉了下来,父亲看在眼里,疼在心上,虽然当时没说什么,却在几天以后拿回了一件过膝的绿色大棉袄让我穿上。并且眼神里充满了自豪与得意,原来当时父亲正经营着一个服装加工厂,这件大款的绿棉袄是父亲利用空暇同几个工人共同设计制成的,要知道这在那个时候,这即好看又轻盈保暖的棉衣在我们这里可并不多见啊。当我迫不及待的穿上这件棉衣,走到镜子面前,看着镜中漂亮的自己,摸着暖和又好看的衣服,心里真是乐开了花。在那个冬日的傍晚,吃罢晚饭我该去上晚自习了,当时天空已飘起雪花,父亲特地送了我一程,一路上问了我好几次冷不冷,看到我摇头,父亲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当我走进教室,女同学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,同桌忍不住问我:“你这大袄哪来的?真漂亮!”我自豪地说:“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!”穿着这么暖和的衣服让我干劲更足,于是点上小煤油灯,复习起功课来。正当我专心致志的学习的时候,忽听邻桌一个同学大声惊呼:“啊呀,你的衣服着火了!”我回头一看,自己的后背上正窜着火苗!我吓坏了,一下把衣服脱下扔在了地上,这时同学们都跑过来,七手八脚的把火扑灭,但是我那件绿袄已是惨不忍睹,背上烧破了一个大洞,不能再穿了……

后来经班主任查明,是我后面的男生挑灯芯子,把火星子挑到了我的身上,才使衣服着了火。

这么多年过去,在经历了世间的风风雨雨、世事沧桑之后,不管是身在快乐的我还是悲伤的我,总会在这落雪的冬日想起那件大绿袄,不仅是怀念那件没有穿够的大绿袄,还有那份让我温暖地父爱,和那段求学路上苦并快乐着的艰辛……

盒饭里的回忆

文/王祖远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忙碌的中学生涯里,每天一大早,天蒙蒙亮母亲就起床下厨为我准备盒饭,那是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仍备感温馨的童年,因为盒饭里有着母亲满满的爱。

当年生活不是很过得去,我的盒饭里不常有鱼肉,倒是鸡蛋--不是卤蛋、炒蛋就是煎菜脯蛋。青菜自家盛产,菜园就在屋前,现采现煮,永远也吃不完,常吃的有小白菜及空心菜,幸亏并没因为吃多了青菜而面有菜色。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拜神,母亲总会恭恭敬敬的准备了鱼肉,餐桌上因此香味四溢,用餐时气氛格外活络也就可想而知。

当年能上学已经是恩宠,哪还敢奢望天天大鱼大肉及水果,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梦想。班上一位医生的女儿,天天有人送饭盒,还外加大粒苹果或高贵的水梨,每每让同学们垂涎三尺羡慕万分。或许是环境优越,那女同学并不觉得珍惜,有时还嫌家人带那么多干什么?因此有时会大方的分给同学吃。班上好多同学都曾接受她大方的馈赠,我曾吃过她吃不下的卤鸡腿、石榴、香蕉,还有一次是一小片苹果。后来那女同学一帆风顺地考上音乐系,出类拔萃地念了四年后又风光地出国深造。那时心灵里憧憬着”有钱真好,还能学钢琴!”另外一位父亲在中学教书,母亲也是老师,我好喜欢宁的亲和力。我的羽毛球启蒙老师是她,她每每不厌其烦的教导我该如何发球,跟我这菜鸟练习,不嫌烦地一再弯腰拣球。最喜欢她的口头禅:”没关系啦!我以前也是不灵光的!”那是一张充满热情的笑脸,把个笨手笨脚的我调教得可以跟人分组对打,灵活杀球,宁功不可没,宁后来顺利考上新闻系,毕业后当上记者羡煞好多人。

同学们有时用餐时会彼此探头参观一下盒饭盒内的风光,我是羞涩的时候居多,记得有一次还引来班主任老师关切:”你带这一点菜,营养怎么够?”害我事后还躲到厕所擦眼泪!啊!那一段艰苦岁月。当真吃苦也是吃补,后来在职场上就算遇到再恶劣的考验,我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调适化解,我想我的成长经验应该有相当大的影响。而学写诗后,一回读到一首《阿爹的饭包》,更是让我触动深深,尤其是末段:有一日早起时,天犹乌乌/阮偷偷走入去灶脚内,掀开/阿爹的饭包:无半粒蛋/三条菜脯,蕃薯签参饭。

随着时代脚步的改变,现在的孩子学校都有供应营养午餐,因此留下的回忆可能是谁是大胃王,谁吃得最快,谁最挑食,或许还有可能为了谁多添一碗饭害别人没吃饱。这几天吃着上班单位提供的盒饭--素食的居然办得比荤食可口,勾起我无限回忆,心灵之海因此溢满青春年少那段带盒饭的岁月。往事如烟如梦,走过白衣黑裙时光,盒饭里曾尘封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回忆!

妈妈的老缝纫机

文/夏龙河

想家的时候,想起最多的竟然是一种声音。那就是妈妈蹬着老缝纫机的吧嗒声。这种声音就像是妈妈唱起的摇篮曲,贯穿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。

那时候,穿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,布丁摞补丁的。妈妈有一种本领,能把补丁弄得很好看。那种创意,跟现在的休闲服差不多。

比方我衣服最爱烂的地方是袖子和膝盖。特别是有右袖子,因为我们爬墙,我都是右手先上,所以胳膊那地方早早就会磨出洞。妈妈就会找两块颜色一样的布,给我一边袖子打一个补丁,那补丁的样子,跟现在的休闲西服几乎一模一样。

膝盖烂了,妈妈就会把补丁打在里面,在外面用随色线,一圈一圈跑起来。直到把烂的洞洞也扎得看不出来为止。

平常我和妹妹是不大关心妈妈和她的缝纫机的。只有到了冬天了,我们知道妈妈赶集给我们买了布料,要做新衣服了,就对妈妈的缝纫机非常感兴趣了。

但是妈妈的活儿很多。村里有缝纫机的人家不多,妈妈不但要做全家人的衣服,还要做邻居的,要做二叔三叔的,所以常常忙到半宿。

感觉那时候的冬天很冷很冷的,我和妹妹趴在很暖和的被窝里,看着妈妈在灯下忙活着。灯是煤油灯,灯光摇曳,妈妈很小心,但是无论怎么小心,妈妈还是常常不经意间就把小油灯扑灭了。我和妹妹就缩进被窝吓唬妈妈,大毛猴来了,大毛猴来了。

妈妈说来了先把你们叼去。我们看了一会儿,熬不住,就睡了过去。醒了后,发现妈妈还在忙活。

这样,从一开进冬月门,妈妈就开始做衣服,妈妈能一直忙活到快过年了,才能给我们做完衣服。

因为家里的缝纫机和妈妈出色的缝纫技术,妈妈在邻居们中间显得很有人缘,忙活了半天,给人家把衣服送去,听着人家的感谢话,妈妈很高兴,很有成就感的样子。

我和妹妹那时候就想找个词形容妈妈,但是不会找。现在知道了,那个此词就是虚荣。是的,虚荣且热心的妈妈蹬着缝纫机,穿过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。直到现在。

妈妈已经老了,需要戴上老花镜了,缝纫机也老了,蹬起来有咣当咣当的声音。但是,听着妈妈蹬着缝纫机的声音,总是感到温暖,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。

雪花的歌

文/一脸风尘

每到冬天,我总是渴望着下雪的日子,雪花飘飘洒洒,装扮出银装素裹的世界,置身于如诗如画的清洁景致里,心灵的浮躁和悸动的灵魂慢慢沉静,以灵动的心思,去寻找归宿的落点。

我喜欢在纷纷扬扬的雪中漫步。头上、身上,晶莹的雪花落下一层,我不抖落,因为雪是冬天最美丽的诗行,你听:簌簌、簌簌……这是多么美妙的苍穹之音。

伸出双手,掬几朵雪花安放在掌心,想细细地观赏它们是怎样绽放、如何融化。这大自然的精灵,只那么几秒钟的时间,便把经历多少艰辛的凝结,悄然化为一滴透明的晶莹;把所有风雨、所有坎坷、所有伤害、所有痛苦,都在飘扬中抖落,都在消融中化解。这是一种超群的智慧,只有始终保持一颗超然的心,才能做得如此了无牵挂,如此了无痕迹。

踏着落雪,走在大街上,来来往往的车辆,缓慢地推进着归家的渴望,寥寥无几的行人,匆匆忙忙地挪动着脚步。在他们的前方,一定有一声温暖的呼唤,指引着迷离的方向。

先落下的雪花,已经慢慢融化了。后来的雪花,义无反顾地贴近。它们虽然没有语言,但我知道,它们一定在说着充满温柔的情话。

停停走走,走走停停。不知不觉,我已经在雪中漫步了几个小时。被世俗感染的心灵,在这漫天飞舞的雪中,重新经受了一次洗礼。你看那洁白的雪花,它不报怨狂风肆虐的吹打、天空无情的抛弃、冬日残酷的冰冷,它以宽厚、容忍、大度的胸怀,把一切恩怨情仇,都交付给了广袤无垠的大地,以一滴水的恩泽,回报所有苍生,滋润出春花烂漫的芳香。

仿佛我自己也变成了一朵洁白的雪花,天空是慈祥的母亲,大地是温暖的老家,浪迹的脚步走过东南西北,却永远走不出母亲心灵的广场。

雪花,跳着灵动的舞步,舞出冬天的一份潇洒。不染尘埃的心灵,让世界变得纯洁无暇。即使悄悄融化,留给泥土的,也是一滴爱的精华!